

乌拉特的云

□苏常亮

小时候
想象山的那头
有一座神奇的织房
像春蚕吐丝一般
输送出千姿百态的云卷
太阳下宁静舒缓
月光中娇媚温婉
狂风里疾走滚翻
凄雨前凝重沉淀
倏忽一闪的苍鹰
展翅穿行在云缝之间
古时候
一个神奇的部落
迁徙到这片草原
亘古不变的是
头顶上的祥云绵延不断
阴山下的蒙古包
晨起暮息升起袅袅炊烟
草原是牧人幸福的海洋
高亢的歌声与白云作伴
牛羊成群穿梭在草场
筑路工人修起了运输能源的铁道线
巍峨的阴山挡不住云的脚步
它轻轻掠过莫尼山的顶端
在白桦树叶上留下露水的痕迹
绕过乌梁素海洒下淅淅沥沥的雨滴
黄河岸边歌歇脚呵
静悄悄听浪涛的咆哮
越过古代的鸡鹿塞
仿佛见证了昭君出塞的画卷
也似乎看到勤劳的先民
把历史镌刻在阴山的古岩
风往北吹
穿越到草原之国的古驿站
甘其毛都正在崛起
牵引起国际贸易的动力链
新时代的步伐风驰电掣
花朵会书写乌拉特的新史笺
每当霞光万丈的时候
那是云对草原深深的眷恋

秋叶

□石凯强

日历随手就翻到了八月
撕下的过往也被风带走了
公交依旧日行走在大街小巷
车外树冠上的叶子还在努力泛着阳光
只是翠绿中多了一层金黄
我知道,它终将成为秋的信使

街道上,还是车水马龙
骑车男孩的后背早已湿漉漉
只是,他一闪而过的喷泉
不再被酷暑和炎热欺负
远远地,感觉到了它的清澈
我知道,在万里之外,冷空气开始启程了

在地上,细细碎碎的叶子铺上路面
穿行其中的蚂蚁,开始更加忙碌了
它们知道,这倾泻下来的阳光
终将成就满地金黄
从上到下,从天到地
在这上下天光中
一片蔚蓝
在祖国的北方,不断地清亮起来

诗塞境外

英雄的人民伟大的祖国

□贾志义

有着共同的呼吸
跳动着同样的脉搏
沸腾的满腔热血
汇成长江黄河
浩浩荡荡波澜壮阔
托起红日光芒四射

有着共同的信仰
唱响奋进的国歌
站起来的华夏儿女
挺直脊梁般的脊梁
披荆斩棘踏平坎坷
改地换天气势磅礴

用共同的家国情怀
铸就不屈不挠性格
倡导开放合作共赢
和平崛起一路高歌
这就是觉醒的东方雄狮
这就是我伟大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在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石生荣百年诞辰之际,其长子石玉平将自己在2005年6月撰写的《祭父辞》略作修改,重新面世,又飨读者,再祭前辈。这篇《祭父辞》饱含深情地记述了老一辈革命家石生荣的光辉一生。前辈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前辈的业绩功勋,令人难忘。愿我们能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祭父辞

□石玉平

痛定余悲长歌起,感怀怅触付哀弦。
岁次乙酉六月,慈父相别五载。星霜屡移,魂难半日澄宁;暮去朝来,心曾片刻恬安?仲夏更深,孤影临风;心香一炷,哀祭灵前。再再流年来往事,历历浮现眼前。

祖居陕北神木,植根黄土高原。家境贫寒,耕田向无半亩;年光苦涩,寒窑空有一间。神鬼有私不怜穷,姑妈幼为童媳;上苍无眼偏欺弱,重慈早谢尘寰。家父揽工为生,终日劳筋骨;捱时唯有生,斗粮苦度荒年。豪门吮尽穷人血,苛捐淫似鬼门关。天灾尚可忍,人祸实难容,愤而离乡背井;人穷非志短,血气亦方刚,慨然斩木揭竿。

七七炮响,卢沟硝烟弥漫中华大地;“三·八”枪鸣,赤县烽火点燃边塞蒿蓬。山河破碎,中华同仇敌忾;家国危亡,志士义愤填膺。神府壮烈,黄河东渡;偏关听令,右玉请缨。随将帅跃马长城内外,携手卒转战晋陕绥蒙。沟壑战凶顽,捍卫同胞故土;川原起狂飚,赤帜翻卷雷霆。宵衣旰食,晨昏游击倭寇;马不解鞍,寒暑萦绕敌营。狭路相逢,奸佞命绝浑水;铁壁突围,群雄血洒山城。攻取清河,计七出而八进;鏖战平朔,历九死而一生。威震青山,日伪闻风丧胆;边关紫塞,留取赫赫英名。

岁月艰辛,仍有鸿心之憧憬;境遇飘零,犹存男儿之豪情。战地遇姻缘,蓝市布半匹结连理;村野完婚配,清水面一碗宴宾朋。东征西战,马背驮筐栖旅小姊妹;南辕北转,山间窑洞拨亮麻油灯。单

骑思胜友,隔群山聆听延河之酬唱;困境显精忠,穿夜幕遥望宝塔之通莹。魔道相搏,正义必胜;浴火百战,豪气峥嵘。不负黎民之重望,终获革命之成功。

缓远解放,喜看普天同庆;职匪未灭,不及掸落征尘。轻骑奔袭,分道并进朔北;拨马回枪,再现铁血形神。劲风扫余孽,豪情荡川岑。扎根九边沃土,共建人民政权;心连蒙汉父老,情系世代家林。

所记犹新:境域之艰苦,父辈之忠勤。奔波塞北,乐成乌兰察布、平地泉合璧;往返漠南,喜结锡林郭勒、察哈尔联姻。西下乌达,掘煤奉送温暖;东上红山,取电播洒光明。迁居钢都,兴工助之国强;赴任河套,营农祈之年丰。时至耳顺之年,故地呼唤复归。再往乌海,梅开三度;重返乌盟,署职两任。调令频频,慈父换岗数十次;搬迁屡屡,孩儿转学竟七回。

名位高,官身何曾由己;职权重,家舍依旧清贫。母亲茹苦含辛,茧手拉扯七儿女。父亲劳碌公务,薪金供养十口人。度日勤俭,缝来补去,翻新袄续接四姐妹;生活拮据,走线飞针,纳布鞋相继三弟兄。良母持家,苦中亦有乐;慈父教子,品学盼双馨。满堂洋溢天伦美,友善谦和待睦邻。人常言,十年浩劫磨难苦;父以为,包羞忍耻莫回头。不语心伤,不言骨疼。神不足惧,死不足忧。苟利国家生死以,淡然一笑泯恩仇。

父之品格,子嗣之楷模。儿学之:待人坦诚,不与媚俗同伍;胸襟浩荡,不存狭隘之心;处事公正,不分贫贱富贵;为官清廉,不容沾染垢尘。父之雄略,后世之师表。儿学之: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志不渝;不畏强敌,一身正气向乾坤;不畏劳苦,一心为民终无悔;不畏险恶,一片

冰心自清贞。父之箴言,晚生之铭戒。儿学之:莫受嗟食,莫饮盗泉,不敢污名伤天理;莫惧豪强,莫欺贫弱,无情无义丧人伦;莫求空名,莫慕虚荣,务实求真成才士;莫说己长,莫道人短,荣辱不惊自悦欣。父之身教,泽儿今世;父之言传,惠儿终身。

时至庚辰,父龄八十有一;日渐心衰,言容混合惆怅。慈父之心,儿有所晓:阔别故园六十载,族人安在?老妹过世已十年,寿寝何方?小儿无辜受伤残,后日谁能予济?发妻退职无薪俸,孤影陪伴遗孀?存抚诸事纷纭众,焉忍撒手平生后;并非英雄无泪雨,却是愁绪绕离伤。口吐喃喃梦语,眸含隐隐心窗;强撑嶙嶙弱躯,轻拂缕缕鬓霜。犹显当年风采,依旧侠骨柔肠。

慈父将别,老母强咽泣啼;慈父终去,儿女难抑悲声。举目望苍天,苍天无语;叩首问大地,大地失音。九皋唤云鹤,哀唳紫绕,空林告子规,啼血低吟。

诀别千日,思之绵绵情切切;离枪五秋,念之悠悠意惶惶。朦胧欲睡,音容笑貌徘徊不去;梦寐神恍,举手投足犹在身旁。参商孤冷,奈何亲人不得见;心事泪说,只恨生死两茫茫!

呜呼慈父,生为人杰,逝为鬼雄!呜呼慈父,精神不朽,浩气垂虹!辞不达意,难表父子情深,拙文献上,以尽孝悌丹衷。

古弦韵歌

我的爷爷

□王瑞林

进小园里侍弄那点自留地。那是全家的菜园子,种满豆角、茄子、辣椒和烟叶,由于爷爷的勤劳和经验,蔬菜长势都非常好。有一次爷爷把自种的长豆角一把一把捆好,让我和堂弟拿到马庄集市上去卖,有个人张嘴就说:“这是王庄王洛余家的豆角吧?”让我很诧异,是爷爷种的豆角品相好还是他故?至今费解。

那时老家的饭食几乎千篇一律:由于粮食不够吃,早晚只吃玉米面红薯粥,中午有贴饼子和蒸红薯。菜肴基本都是白萝卜咸菜,夏天偶尔吃点小园中种的蔬菜。由于没有油,一般都是拌菜。这些在现在人看来都是健康的食品,那时却是出于无奈:在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每人一年才分一斤油,几斤麦子,三百多斤带皮的各种粗粮。家家养猪却没有肉吃,婚丧宴席也只是有些豆腐而已。过年包饺子还有一半白面一半杂面的。(而正是素食、粗粮、少油没肉、半饥半饱,加上常年劳作,造就了村里人的长寿。很多老人活过90高龄。)那时的村民基本见不到现金,因为有我三叔的资助,我爷爷才有点零花钱。有一次爷爷破天荒地花两角钱买了一斤小鱼,那是村民自己打捞的小鲫鱼,虽然应该算是很便宜了,爷爷可能也是为了我才舍得买的。奶奶把小鱼和咸萝卜炖在一起,萝卜比鱼多,为的是沾点腥荤。爷爷把鱼肉挑给我,自己只吃鱼头和鱼骨。我当时只是很不解,爷爷居然能把鱼骨嚼碎。后来才理解了在那种食品极度匮乏的处境下老人的心态。

那个年代,到保定市里去叫进城,是件很隆重的大事。我和爷爷进城,是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冬天,因为往返要四十多里地,我爷爷脱下棉鞋,换上布鞋,身披蓑裤,轻装上路。七十多岁的老人,健步前行,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跟上他。那时进城的目的主要是洗个澡,买点生活用品。到了大众浴池,服务员都热情地和我爷爷打招呼“二爷进城了”,并凑过来聊上几句,走的时候还送到门口。浴室里人很多,受到这种礼遇的人却无几,可见我爷爷的人缘。洗过澡后爷爷带我到一家饭馆吃了保定特色的白肉罩火烧,就是把烧饼掰碎放在盘子里,浇上清炖的肉汤,上面有几片肉,那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食。爷爷看我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自己那一份,就把他盘中的大部分拨给了我。我那时十四岁,虽然推让了一下,还是没忍住诱惑,把爷爷那份也吃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后悔不已。要知道,在那个缺

衣少食的年代,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花的节俭理念中,为了孙子,那顿饭对爷爷来说该是多么奢侈。对于难得见到肉食的爷爷,宁可饿着肚子把自己那份让给我而舍不得再买一份,那是怎样的亲情啊。

我回老家不久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虽然每天队里只给我记三分(壮劳力是十分),我也算没有吃闲饭。我是八月份跑回老家的,转眼天气变冷,而且那个冬天感觉特别的冷。我没带冬季衣服,奶奶给我做了一件黑色土布棉袄棉裤,在地里干活时尚能抵御寒风。爷爷看我没帽子,就把他原来戴的一顶旧棉帽给我戴上,他仍旧戴他平常戴的那顶瓜皮帽,用个旧围巾把耳朵包住。我离开老家回津前我二叔看不过去,给我买了一顶蓝色棉帽,才把那顶旧棉帽还给了爷爷。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不懂事啊。

我三爷的两个儿子王恩大爷和柳枝叔不和,虽然分了家,还住在一个院子里,两家经常因些琐事闹矛盾。我三爷性格温和,管不了儿子们的事,调停纠纷就成了我爷爷的专利。王恩大爷当时还是我们十三小队的副队长,领导着几十人,但在我爷面前,就像个听话的孩子。每次他们兄弟二人气呼呼的来找我爷爷评理,我爷爷几句话就压住了吵闹声,听完他们的陈述再对他们进行训导。那种情景至今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因为经济原因我们难得回趟老家,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1973年的春节后,那时我正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上学,利用假期我和弟弟回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那时的爷爷已经有些糊涂了,有时会分辨不清我和我弟弟,但身体还很硬朗。分别时我好像有预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奶奶,忍不住泪水直流。那一刻我见到了爷爷眼里的泪花,那张饱经风霜苍老慈祥的面孔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爷爷是1980年农历正月初六在睡梦中离世的,那天恰巧也是我母亲的生日。五福之一就是善终,爷爷90高龄没有痛苦的无疾而终应该算是喜丧。获悉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京学习,那是个阴冷的冬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裹着被子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

风且吟听

遮住目的不是那片叶

□游宇明

一次参加文学活动,无意间与人聊起鲁迅。

某人说:“鲁迅家当年是很有钱的,你看他读江南水师学堂和附设的矿路学堂,留学日本,寻常人家怎么可以做到?”我顺便回答了一句:鲁迅家到他成长的年代已经没钱了,其祖父为了儿子科场中榜,向人行贿,遭到揭发,抄家坐牢;他的父亲又长年患着重病,鲁迅小时候长年出入当铺,以此换取给父亲抓中药的钱,他去江南水师学堂不要多少学费,去日本留学则是公费的。有人说:那只是相对以前没那么富了,说到底还是个大富人,谈不上破落。

一个人既有此种执念,再讨论下去自然毫无意义,我停嘴了。

所谓“执念”,就是固执的观念,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根筋”,常用来指称某个人对不值得坚持的事情的死死固守。人当然要有点坚持,没有坚持,别人说走平路安全你相信,说走悬崖安全你还相信,非出问题不可,但所谓“坚持”一定要建立在事实确凿或道理充分的基础上,否则,就像在沙地上筑造高楼,最终非坍塌不可。

人是需要成长的,你年龄再

大,阅历再深,成就再非凡,也不可能做到什么事都明白,什么工作都做得到位。既然我们的能量有限,虚心向别人学习,不时更正自己浅陋的知识,刷新自己已经落伍的观念,就成为生命的刚需。执念太深,老是觉得自己说的、做的无比英明,听不清别人的意见,你的心灵成长就会止步。

执念也会使自己变得孤独。知识也好,观念也罢,它从来都是“及物”的,而不只是影响某种抽象的东西。信奉“拳头哲学”,一言不合就将别人打得眼青鼻肿,你在乎的人就可能被你打飞;相信自己说的绝对是真理,对方摆出的证据再多,分析再充分,也不肯认真倾听,别人就会失去与你讨论问题的兴趣……固执的人少有甜蜜的爱侣和知心朋友,并且难以获得他人出自内心的尊重,道理就在于此。

中国有个成语叫“一叶障目”,其实,仅仅叶子障目根本不是个事,我们将其轻轻移开就是,真正可怕的是相信一片叶子就是整个世界的执念。

二三拍言



祖国,我为你点赞

□付群华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中国,一个大气温暖的词语,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在新中国迎来70华诞的历史时刻,我要为祖国点赞!

70年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百废待兴,我们从一穷二白开始,经历过饥饿灾荒,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年代。当云开雾散宇宙澄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吹绿祖国大地,祖国迎来了崭新的面貌。人们吃得饱穿得暖,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从书本走到现实,高楼大厦与乡村别墅点缀城乡广袤的大地,神州大地到处生机勃勃方兴未艾。抚今追昔,不由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端。这一刻,我为祖国点赞!

我们有勤劳善良的十三亿多人民,我们有多才多艺的五十六个民族。乌苏里江上,赫哲人迎着朝阳撒网,踏着夕阳捕鱼;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藏族兄弟姐妹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锅庄舞;鸭绿江畔,阿里郎的歌声随江飘荡;漓江的水也悠悠,刘三姐的歌也悠悠……斯情斯景,祖国,我要为你点赞!

我们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有灿烂的华夏文明。我们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我们有光辉璀璨的文化艺术。唐词宋词成为华夏文明的经典符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数不胜数,陶瓷、刺绣、戏曲、剪纸、兵马俑、乐山大佛、司母戊大方鼎、清明上河图……祖先为

茶私舍语